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二十八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歷代學案

第十五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儒藏

目錄

目錄

清儒學案

二（卷二〇至卷四一）

邱進之校點

郭齊審稿

.....

—

清儒學案卷二十

環溪學案

一代之興必有正人君子立於其朝、激濁揚清、引爲己任、而後人才出焉、風俗成焉。敏果律已嚴而知人明、同時諸賢如孫鍾元、刁蒙吉既屢與酬答、湯文正、陸清獻又皆所薦達也。講道論藝、聲應氣求、烏乎盛已。述環溪學案。

魏先生象樞

魏象樞字環極、一字環溪、號庸齋、蔚州人。順治丙戌進士、改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歷工科、吏科、以事降補詹事府主簿。累遷光祿寺丞。以母老、請終養。康熙十一年、母憂服除、用大學士馮溥薦、授貴州道監察御史。屢有陳奏、大要謂先教化則宜崇臣僚之家教、亟治河則宜蓄任使之人才、正人心則宜戒淫巧、勵天下則宜輯禮書。聖祖皆是其言。

旋擢左僉都御史、歷順天府尹、大理寺卿、戶部侍郎。會西南用兵、上籌餉三疏、擢左都御史。首疏申明憲綱十事、聖祖嘉其切中時弊。時嘉定縣知縣陸隴其有清名、以盜案開報職名遲延革職。先生疏舉之。遷刑部尙書、疏請留御史臺、爲朝廷整肅綱紀。聖祖可其奏、以刑部尙書留任。遵諭舉廉吏疏薦高珩、達哈塔、雷虎、班迪、瑚密色、蕭維豫、宋文運、畢振姬、陸隴其、張沐、十人皆得旨錄用。逾年始任刑部尙書。二十三年、以病乞休、賜御書寒松堂額寵其歸。二十六年卒、年七十有一、謚敏果。先生自少至老、未嘗一日輟書不讀。讀有所得、未嘗不見之行事。而尤邃於宋儒之書、故所得於理學者爲深。立朝端勁、爲人望所歸。激濁揚清、進賢退不肖、無虛日。凡所陳奏、於國家大根本、大綱常、大典禮、大政事、以及吏治積弊、民生疾苦、無不周悉。先生之學、蓋主於誠、成於忠、而終身存省於勿欺者。



也。著有大學管窺、庸言、儒宗錄、知言錄、寒松堂集。參史傳、陳廷敬撰墓志、學案小識、四庫全書提要

文集

致知格物解

一部大學所學何事。致知格物是入門第一事也。儒者辨論紛紛、意見各出、說心、說性、說理、說良知、千言萬語、近是者多、若以之表章聖經、垂訓後世、實有大不可解者。抑人自解、而樞自不解。樞自不解、而並諸家之解亦若有不解者耶。竊嘗愧焉。近見刁蒙古先生格致補傳一編、彙集諸說、參以獨解、似爲不解者進一解矣。樞再四讀之、又不能解。蓋樞鄙儒也、淺學也、未能讀傳、安敢解經。第見致知格物之解聚訟數百年、而終無把柄、有說內一邊者、如淘沙井、愈淘愈深。有說外一邊者、如放風鳶、愈放愈遠。又有內外兼說者、如對鏡花捉水月、愈尋愈沒著落。只一格字、有解爲格鬪之格者、有

解爲扞格之格者、有解爲感格之格者、有解爲格式之格者、有解爲格眼之格者、有解爲天壽平格之格者、猶曰旁引曲喻、以明格字之義也。獨於物字不一其說、大抵多在大學之外著解。間有一二從大學看出者、又若含而不露、露而不全、而其極力闡發者。又謂六經、孟子句句是格物、而反不以大學之所以格物者解格物、則樞之惑也滋甚矣。嗟乎。一部大學所學何事。而致知格物一語竟終身不解、可乎。此樞所爲管窺蠡測、謬成拙解、終不敢自信其不謬。竊願與海內學者互相發明、以證朱子即物窮理之意云爾。

致知格物、諸儒辨論紛紛、家持一說、余聞見有限、曷敢以管見妄爲低昂。嘗因書旨不明、取白文讀之、從上節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讀到此處、不曰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而曰致知在格物、何也。蓋明指天下、國家、身心、意是物、致知工夫就在這裏、不



在別處也。與文不在茲乎。直在其中矣。等。在字相同。與在明明德等。在字相應。大人之學。內聖外王。萬物皆備。開手便從天下做工夫起。一串聯珠。歸落致知格物。是大學最得力處。朱子解。即物窮理。原自實學。後之說者。謂其即天地古今之物而窮其理。將不勝窮矣。故稍有滯礙。夫天地古今之物。實有不能窮。亦有不窮者。以其無關於天下國家身心意也。惟即天下國家身心意之物。而窮其理。纔是致知。纔是明明德。如天下本平。國本治。家本齊。身本修。心本正。意本誠。而何以不平。不治。不齊。不修。心不正。意不誠也。天下不平。國不治。家不齊。身不修。心不正。意不誠。而何以平之。治之。齊之。修之。正之。誠之也。此物未格。此知不至。不能洞洞徹徹。必且以非爲是。以是爲非。顛倒混淆。毫釐千里。非大人之學也。大人視天下國家等。皆我性靈中物。諸凡善惡。眞妄。公私。義利之關。纖微毫髮。都有一

箇理在。由本及末。原始要終。一一討得分曉。我於物無疑。物於我無蔽。物之所感。知是知非。知之所存。有是無非。此誠意之所以先致知也。然則致知不先格物。而在格物者。斷斷格天下國家身心意之物。而天地古今之物。亦格其關於天下國家身心意者而已矣。非泛然逐物而格之明甚。況致知是知止眞工夫。固未有紛紜繁賾之交役耳目。竭精神而始云知止者。果爾。則定靜安慮中。便著不得天下國家等物。只閉戶澄心。以盡其理。是又離物而求知。與禪學無異。近有解物爲物欲。格爲格去者。頗合明明德之旨。而物有本末一句。又不貫通。物欲安得有本末耶。且窮理之時。是非分明。積久功深。物欲何處潛伏。格去之意。已在窮理之中矣。余反覆紬繹。朱子之說。終不可易也。或曰。八條各自爲目。難以牽合。又曰。致知者。致吾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又曰。知之所在。即是物。物即性也。善也。

率皆明儒之說、余所不解者。第就白文讀之、物有本末、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皆物也。事有終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事也。本末、始終、當身體認、隨事措施、此知行合一之學、學之所以大也。

中和位育說

嘗讀中庸、至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終日理會而不得其解。按朱子云、推而極之、蓋自戒懼慎獨而約之精之、實從天下大本、天下達道推而極之也。本者根也、千枝萬葉從此發出也。道者路也、千門萬戶從此走去也。君子戒懼慎獨、一身之內中和備矣、自一身以致之於天下、使天下無一人不中、無一人不和、無一事不中、無一事不和、是廣之布之〔之〕義也。所謂修道之教也。洪範云、皇建其有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董仲舒云、人君

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陰陽和、風雨時、諸祥畢至。則中和位育之實理、實事可知也。其爲修道之教無疑矣。乃說者曰、位育之效、帝王有其事、聖賢存其理。夫古有聖賢而帝王者矣、亦有聖賢而不必帝王者矣。雖一本而萬殊、實同體而異用。故一身中和即有一身之位育、如心廣體胖、晬面盎背、動容周旋中禮是也。一家中和即有一家之位育、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倡婦隨、男女繁生、奴婢聽令、草木昆蟲不傷其類、雞豚狗彘無失其時是也。自國以及於天下、斯聖賢而帝王者之能事矣。何也。人君之喜怒哀樂、即禮樂政刑之所從出。人君之禮樂政刑、又即雨暘寒燠之所由見。中節、則一人無偏倚之私、天下自協好惡之公。生所當生、生固生也。殺所當殺、殺亦生也。予所當予、予固予也。奪所當奪、奪亦予也。推之而田疇以治、學校以興、諸侯用命、臣工修職、徭役均平、盜賊屏

息。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天道下濟，地道上行，則位之象也。人無天札，物無疵厲，則育之象也。又安有禮樂政刑之乖其宜，而雨暘寒燠之失其序者哉？夫人君之喜怒哀樂，患不中節耳。不患位育之無其事也。故大本者，道之自修於一人也，所以施教也。達道者，教之大行於天下也，所以立命，所以事天也。

三物字說

先生閱拙著大學管窺，乃問大學物字與舜明於庶物，物字是一是二？與萬物皆備之物，有物有則之物，是一是二？樞曰：聖賢立言，一章有一章之意，旨訓詁家難說是一。若參會說來，安得有二？舜明於庶物，無非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也。當日工虞水火都是大學中物，人倫尤庶物之本。舜不徧物而急先務者，正是致知格物知所先後也。明於庶物，明明德於天下矣。由仁義行，止於至善矣。又

如萬物皆備於我，無非備此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也。一物不備，從何格起？既備於我，便非逐物矣。反身而誠，誠意之學也。強恕而行，絜矩之學也。一部大學，自誠意說到平天下，孟子兩言括盡。原自願學孔子得來。至於詩言有物有則，此物即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沒一件不與形氣俱生，此則即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也。沒一件不與天理恰好，天理流行，其則不遠。件件要還他恰好處，須件件便格到恰好處。大人明明德，蒸民好懿德，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再按中庸，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先生雖未下問，亦可參看。物之終始，事有終始也。不誠無物，本亂而未治者否也。成己明明德也。成物新民也。時措之宜，止於至善也。大學誠意必致知格物者，誠之爲貴也。諸如此類，原不宜穿鑿割裂，其實皆可一綫穿去矣。敢因問而請正焉。

答刁蒙古先生書



先生不棄庸闇、重惠斯文、正統一書、纔閱目次、知天下文章莫大乎是、洵六經四子之宗子功臣也、敢不服膺。大稿六冊、敬存案頭、容卒業另報。儒言錄與斯文、五經翼、原不可以一例觀、蓋儒言以語錄爲主、取其詞簡而義該、或爲二書之階梯、未可知也。陳克庵語錄缺、而姓氏亦略、王龍溪姓氏具而語錄無多、自先生論之、始定矣。俟脫稿呈教。名儒以下、止存姓氏備考、非宗也。高邑固不倫、即康齋薦出權倖、亦心少之。劉念臺先生、語錄與本傳俱無徵、每欲置一席而無由也。明辨錄不無末議。何椒丘、邵二泉、樞淺學、從未聞見、然何以詩文傳邵以高子許耳。羽翼當必有說耶。更疑者、湛甘泉之折衷慈湖也、曰禪宗、曰真禪學、曰何曾望見二程腳板、曰不知學之頭腦、曰賊夫人之甚、其闢慈湖不謂不嚴。顧與慈湖列別傳、且宦轍所至、毀佛寺爲儒祠、學問何等光明而別之耶。凡此、皆樞之

請於退谷先生者、惟先生正之。頃者明訓諄切、終身可行。對症之藥、不難起死回生、人自諱病耳。古人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先生之修辭立誠、似當爲第一劑也。別論柏鄉世好、諒必慕先生之學而重先生之人。斯文爲贄、去縞紵遠矣、但新簡銓衡、不嫌瓜李乎。呂涇野先生文集二十冊附覽、並乞隨筆點正爲願。仍有內篇並四書因問、恐來人不能多攜也。整庵先生集假自代州、完璧久矣。昨庸言忽有數則、災木四十。以前率多孟浪、不意有當於先生、果何所取而云然也。馮使附復、兼候道履。

答刁蒙古先生書

使者到蔚、在望前一日。是日從枕上憶先生久不惠教、晨興、欲覓使人寄訊、忽小价報尊函至矣。古人神交、良不誣也。亟詢道履、知杜門清勝、刻集序目並諸稿、俱奉教訖。斯文正統既有成書、或搜羅增補、抑另有續集耶。耑候台諭。昨謬論康齋、擬之



蔡邕相如、蓋謂不幸而爲權倖所薦耳、惜也、非責也。古今人之類此者豈少哉。文中身當隋、唐之際、表章洙泗、厥功不小、誠然。廬陵本論、朋黨論諸作、既有闢邪崇正之功、又有扶陽抑陰之志、惓惓爲世道人心計。夫二子者、若以一節之責責之、則後之學人不足齒於聖門者多矣。至於性非所先一語、先生責之也甚力、而樞解之也甚平。是非可否、並惟詳示。宋儒於性理之中見文章、而廬陵於文章之中見性理、歐陽而外、更有幾人。先生謂其粗知義理、未離詞章、非樞之所敢知也。司馬文正公是有宋一大人物、而道統遺之、樞意斷不及此。且樞庸齋祀文正者謂何。寧^②不爲退谷先生一助高深耶。湛甘泉隨處體認天理、所學不差。因先生未見全集、或難評定、謹以儒言錄一冊奉覽、其甲乙去取、可概見也。整庵因知記率皆辨佛、詞繁而簡、當如何纂輯、未得要領。譬如治癲狂病者、只與

講正經話頭、其病自愈。若隨其狂語而節節辨之、上天下地、彼將無所不說矣。先生正在披閱、示樞以的、幸甚。樞與先生共肩斯道、會晤難期、筆舌難盡。況樞之筆舌甚鈍、問不詳而答不備。且平日於序跋碑記、壽賀誌銘等文、從未涉筆、前謂大集序非退谷先生不可、業以情告久矣。再承專委、不敢固辭、勉構一跋、綴之劄記之末。尙乞筆削、勿使見笑大方、則先生盛德事也。立雪集不吝裁答、直抒胸臆、謹受教矣。內有一二條在疑信間者、仍希開牖。集名易以問途、遵台命也。劄記莊誦數過、字字會心。聖學得傳、千秋大事。樞誠慮一言未確、有負虛懷、竭其一念之誠、罄其一得之見、寧爲先生割愛、不敢爲先生闕疑。但造詣原分淺深、立言各有本末、樞之妄刪者、先生不妨復存之、總期歸於至當而止。是又樞之所爲切禱者也。續有所請、附於問途集後、並近稿一冊、皆觸類而及之者。先生點

竄擲回、以志手教。呂涇野先生內篇六冊、藉手呈閱、幸加丹鉛。大集領略名言、不敢草率。盛倅淹留半月、臨筆乞恕。不一。

與刁蒙古先生書

朔日拜覆明教、計達左右矣。先生至誠愛人、惓惓無已、示以成書、屬以底稿、或問而後答、或答而復問、盡脫講學之習套、實究日用之庸行、實獲我心、烏得不感。若拙手素未作序、俚語不文、無足表章著述之萬一。儻拾而梓之、瓦缶在前、何以法今而傳後。即附在劄記之末、猶可藏拙、然而樞之抱愧者已多矣。劄記一編、皆先生躬行心得而出之、樞以蠡測海、妄度高深、至今思之、種種無當、雖體虛懷、誠不自量耳。在先生之意、以修己者訓人、惟恐其不詳。樞竊謂善學者得其一二語、可用之不盡、而不善學者必有數字之彈駁、恐失立言之本意也。徵諸往事、大可鑒矣。樞願此書一出、俾孔孟如

綫之脈不至中斷、關於世道人心不小。君子慎言、慎此而已。故一偏之見、不敢自欺、高明亦毋因愚說而自阻。樞乃可以無憾也。更有疑焉者、蓋因持敬是學者第一義、主一無適是敬字第一解、而梁溪反之、曰心無一事之謂敬、樞竊疑其似禪也。尹和靖云、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夫主一而不容一物可也、主一而無一事可乎。梁溪立身行道、卓然大儒、識力在白沙之上、白沙靜中養出端倪、自無而有也。世且訛之曰禪。梁溪心無一事之謂敬、自有而無也。此言視白沙又何如也。一疑也。樞謂求放心而歸於仁義者、蓋剝後之復也、危中之微也、狂時之聖也。故程註云、下學而上達也。夫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天理非仁義乎。樞聞人之言、曰釋之徒有入定、老之徒有調息、此時似求放心矣、於人事天理有何干涉。亦可謂學問之道乎。吾儒舍人事而求放心、謂知放心、心便在、然不過攝念云



儒藏

爾、何學何問何道、不幾與釋老之徒等乎。又一疑

也。道學家有事事不假安排之說、樞前問及此、先生解之曰、無容心耳。且曰、不思得、不勉中、豈有待於安排哉。夫聖如孔子、固不思不勉矣、自及門以至邦君大夫隱逸輩、必矯其偏、而鍼砭之所以施教也。樞每思孔子一片苦心、如父兄之愛子弟、時時刻刻貼到心上來、安得謂之無容心。即如先生著斯文正統一書、爲吾道計至深遠矣、其於人品學術去取前後之間、曾一容心否乎。世間學問修持、無容心焉而可乎。又一疑也。樞至愚陋、聞見無多、第舉目前切近者商量如此、再以聖賢之言質之。如三愆、三戒、三畏、九思、以及四勿、三省、三反、五教之類推之、視觀察之知人、直諒多聞之取友、譎戇直諷之度主、豈盡無容心而能之乎。樞之疑也滋甚矣。惟先生明以牖我是非可否、以人事斷之、斯於心身有裨耳。先生大略賜答、以慰懸望。閏夏

望前三日。

答刁蒙吉先生書

捧教深慰懷念。但兩勞蘧使、誼所未安、感當何如耶。讀斯文正統一書、大抵皆先生所云平生景仰佩服之人也、而樞自審傾向之不同、識見之有異、淺深大小虛實之各殊、無足佐高明萬一者、滋愧矣。康齋原不敢與蔡邕相同例、前牘甚悉、但何因而僅受石亨之知、是其不幸者也、況特聘於朝、未展所蘊、止一泛泛條陳而去、真可惜耳。先生安貧樂道四字、千古定評矣。文中、文正、文忠三說已達、退谷各有確見、先生之言宜並存也。惟文忠性非所先一語、前人駁之、先生又駁之、以孟子道性善之功加以反孟子之罪、則過矣。夫所云聖人教人、蓋指孔子而言也。請看二論、如學而時習、復性也、而不言性。入孝出弟、率性也、而不言性。巧言令色、失性也、而不言性。從頭至尾、止性相近也一語、

何嘗語語先標性字乎。大賢以下、開口便著、夫亦聖賢之分量與聖賢之時勢俱未可同日而語也。至謂周易歐公茫然不解、樞雖欲強解之、而亦茫然矣。此皆樞之學問識見大段可知者也。湛甘泉一集得荷指南、羅整庵一集尙未卒業、統容另正。

至於問途諸款、樞一問再問、辱先生一答再答、知無不言、可以止矣。乃深慮言多而行不逮、大抵在淺深之間耳。樞專心致志在一淺字、如魚飲水、冷暖自知。起居動靜、實不敢自略也。遷善改過、實不敢自信也。而先生欲進之以至深之義、向癡人說夢、豈有合乎。拙序遵命創爲、蓋心折劄記、勉附驥尾、是所願也。用六集業有名序、幸勿附入、以全初心。聞退谷先生其難其慎之意、與樞頗同、而退谷嫌近名、樞嫌取忌耳。前大集稿中不避愚狂、過於割愛、正此意也。拙稿雕蟲之技、亦煩目及、猶家人說家常、不計瑣瑣矣。謹受教。朱子與南軒東萊商

訂四書、何等功用。今人各闢壇宇、恐未可做而行之、聊於次牘中具復可也。來札云涇野先生諸書正在披閱、不妨留之、四書因問收入矣。敝州鄭侯仰止高山、頃得佳刻之惠、感不去心。仕優則學、此又一益矣。統謝不盡。

答刁蒙吉先生書

前書已勞記室、再則瀆矣。然既奉手裁、曷敢不報。讀先生答言、有云道理甚大、亦甚活、只此二語、可省多少辨論也。無已、仍於語言文字間再商之一。則文藝之說也。夫文藝、有視爲照心鏡者、有視爲敲門瓦者、其人不一矣。先生之文藝固不敢作應世觀、樞於此亦非率然者。平日每構一藝、必曰行不去、莫說出。及藝成而行不逮、又撫心自問、曰既不行、誰說來。噫、策勵至此、究竟託之空言者不知其凡幾也。先生顧謂所行無憾於所言、於樞何有哉。一則梁溪心無一事之說也。理學家言、亦取其



實實可行、足以明聖經、啓後學而已。前樞所云似禪、謂其一語似之、非謂其所學似之也。若以一語而概前輩之生平、樞方爲歐公解、先生又爲梁溪解、解何時已。樞請自爲梁溪解、可乎。先生曰、執事敬、則執之行篤、敬則篤之事思、敬則思之。先生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則主之無一、非實學也。而又安得心無一事哉。尹和靖之言、素未詳其本末。及因台札引證、乃借書考之。下句云、其心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便字也。更與便何啻千里。梁溪和靖又相反矣。先生誤檢乎、諱言乎。不則必梁溪之自驗與和靖之自驗各有不同矣。一則求放心之說也。求放心、固指不得某事某地、卻離不得某事某地。若心上求心、心仍未放也。故樞謂之攝念也。前樞類擇諸說、取其切於事情者、比類言之耳。況先生所引、率皆主敬之功。心未放而持之、與心既放而收之者、必有辨也。茲於問答中、縷縷千言、示以心學、

抹殺人事、豈學爲心學而問亦心問乎。一則無安排、無容心之說也。先生解此、非不甚明。樞聞羣言淆亂、折衷聖人。如陽貨之往拜、孺悲之辭疾、冉求之鳴鼓、原壤之叩脛、謂之無安排、無容心、可謂之有安排、有容心、亦可。正所云道理甚大、亦甚活也。學聖人之道者、各隨其資力之所近者學之可矣。然辨論之書、汗牛充棟、有不能爲諸公解者、非此長而彼短、則前甲而後乙、各闢壇宇、自占地步。爲聖經計乎、爲躬行計乎、爲著作計乎。此樞前牘所謂未可倣而行之者、以不得援商訂經書之例也。先生以爲何如。承教貴州熊侯神交雅誼、彼此同心、但賤性硯鄙、即本地當事亦愧疏節、越在鄰封、尤自愧也。先生婉謝之、幸甚。問途一集有疑、則問有行之不得於心者、則問爲己、非爲人也。授梓便爲人矣。先生慎之。擬各錄一冊、兩地存閱、明春寄上也。來使淹滯六日、樞適爲敝州閱月課卷、蓋鄭

侯因蔚士初改策論、未諳體裁、月合通庠而課之、樞與諸孝廉共事丹鉛、一如闡例、事竣裁復、並附即事小詠、統乞垂覽。

答左翼宸先生書

記言奉教收訖、所謂內可告妻子、外可告朋友者、是樞之心也、言也、大筆一一誌之矣。老母入夏、雖較春月稍健、委不敢輕離膝下、未卜瞻仰大賢定在何日耳。知非錄妄加品題、自愧寡陋。然長者之命固不敢違、而赤子之良更不敢昧、況學問必須明辨、立言期於可傳、樞嘗有志而未逮。讀先生之錄、自覺純駁相半也。其中評論無當、祈先生酌之、諒之、稿定後、謬書數語、以報虛心下問之意耳。明儒先呈文清錄、望先生詳論之。近時名家十一人、非樞師、則樞友也。各集附覽、以見海內之好學、幸有不附二氏者。閱完取回、中秋爲期也。理學以東林爲鑒、誠至愛至教、敢不佩服。但吾輩既生天地

間、便欲講學、便欲交正人君子。既欲交正人君子、便欲遠邪說小人。既欲遠邪說小人、便難免於謗且忌矣。東林之人、今日如生、東林之言、今日猶芬。而謗東林、忌東林者、且遺臭萬年。孰得而孰失也哉。首善書院考一冊、夫亦得失之大概、亦既奉聞。乃樞竊謂學未成而志不堅、名雖聞而行不立、即不謗不忌、而謗且忌者自在、甚爲可戒。若舍理學而他學、萬不敢出也。學者勘破利害、死生四字、從此做人無難、先生以爲何如。凌十齋歸里逃禪、近無音問、前日之詩、即其尺牘也。太翁誌銘領入、惟一字不飾、故足傳耳。謝謝。知非錄耑人完上、外書箋四種、奉先生存覽。臨筆悚切。

答馮訥生及門書

門下天資高妙、平日敬服。頃接翰示、具見向學真誠、句句踏到實地、所詣自不敢量矣。細讀來論、以求放心爲本、以勉強力行爲先、以有恆爲要、是三



是一、但入手把柄、用力淺深、隨人自得耳。如行路然、認得程途不差、究竟走到是處。若化名心窒忿、欲云云、當於存心公私辨之人倫日用間、本無新奇之言、矯激之行、將從何處求名。然而實行之必有名者、猶芳草之必有香、非求香也、香亦不能自掩耳。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然、逃名絕世、是禪非儒矣。至於怒與欲、尤不可少、一怒而天下安則公、一怒而諸侯懼則私。欲立欲達則公、欲富欲貴則私。正門下所謂止爭天理、人欲者也。純天理者爲聖、守天理而閑人欲者爲賢、此即安勉之分耳。聖人是有體有用底人、然道理只是一貫。曾子守約、見爲忠恕、故唯這箇。顏子復禮、見爲文禮、故歎這箇。且當日卓立光景、明白易見、了無疑義。人自今日懸想孔子道理、一言一動、實實落落、如在眼前。顏子親承教澤、如愚足發、故所見如此。註謂日用行事是也。日用行事、無一非性與天道之端。

倪也、此外無道矣、亦無學矣。極知趨向堅定、力圖體用之學、再進一言、先求改過。僕不敏、願互相切磋焉。時家祠經始、方有事於土木、不及詳答。再白。

與馮訥生及門書

前讀來書、先行、求放心二解、率皆探本之論、其於學也庶幾矣。昔人云、學貴疑、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僕尤不能無疑焉。門下解先行是教以慎言之道、非教以立言之道、誠然。但云聖賢不得已而有言、非有意立言、此非僕所知也。竊謂聖賢之言、如人之飲食夢寐、如物之跂躍飛鳴、如天之風雨露雷、日星雲漢、皆自然而然、何嘗有意立言。惟近代詩文之家、分門別類、極巧窮工、每刻一集、動至三二十冊、不知於立言之道果何如也。僕嘗反己自愧、犯此病多矣。若夫聖賢之言、皆聖賢之行也、譬如閱歷程途、其中山川險夷、一一舉以告人、使人迷於所往、雖謂之有意立言、亦無不可、其不

得已者又安在耶。門下又解求放心謂心神物豈能求來更不再放豈同雞犬可以籠致云云此更非僕所知也竊謂雞犬至蠢也人心至神至靈也既知一念之邪矣而一念又續之既知一事之錯矣而一事又繼之推之念念事事概可知也豈復可言學問若云時時放時時求是無他者而有他已矣者而不已也立言宗旨果如是乎且孔子言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言成功之一日乎抑教之日曰克日日復乎克復與求放心有何異乎勿其非禮則禮復矣既復而仍有不復之時乎知其不仁不義則放心求矣既求而有仍放之時乎夫放而弗知求者衆也及其求之而又放之以學道問道之心亦有時而不仁不義以至神至靈之心亦有時而若愚若頑欲其終食無違造次顛沛必於是難矣門下所謂內外精粗中和慎獨俱在此者必不得之數也以愚論之世儒之求放心者皆

攝念之說非求放心之說本章仁人心義人路專爲求仁義而言孟子七篇大本領正千古學問大根源蓋心之放於不仁不義者確乎從事物求之也不然泛泛求心佛氏未嘗無之居仁由義恐不爾也如謂去聲色勢利佛老一求已畢云云乃僕前說未悉門下之疑有自來也請一再申之譬有人焉今日知聲色勢利佛老之非明日又見聲色勢利佛老之是倏收倏放反復不常雖操莽之心不是過也門下顧以堯舜微危擬之豈人心去而道心存亦有忽存忽去時乎類擇一集雖言不能盡亦可爲本章羽翼耳至謂心在腔子裏察公私義利之辨此門下合乎朱註志氣清明義理昭著之說也謂心求來更不再放則僕合乎程註下學而上達之說也明辨之後尙俟豁然貫通焉故不覺娓娓言之門下何以釋僕之疑乎二說與祁州刁蒙古商量未定因檢諸稿奉覽幸一參訂之爲